

书间消息

若问起家旧执戟

——闲话醉白池主人顾大申

张宪光

清代顺治末年，顾大申督理夏镇河政，驱车滕、薛、丰、沛之间，写下了《晓晴驱车滕薛间》以及《泗上咏怀古迹》组诗。那时的古薛地，弥漫着“凫鹭嬉水濇，牛羊散空山”的乡野气息，也免不了“孤树甚深紫，苍苍覆颓垣；流水绕荒圃，野菊何斑斓”的兴衰之感。读着这些诗，便不由地生出一时时空穿梭感，因为薛国古城残存的城墙也是我上小学时常去玩要的地方，夏镇也是我和友人们闲逛的地方。

巧合的是，如今我的住处离顾大申的别墅醉白池很近。醉白池是海上著名园林，亭廊相连，曲径通幽，而池沿流水，映照其间，疏密相宜，气韵生动。要说这园中最令人心旷神怡的，当属参天的古木，不少樟树、银杏都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。如今的醉白池是一座公园，附近居民饮茶、娱乐其中，远来游人则流连于树荫池畔，驻足于楼阁苍翠之间。不过关于这座园子曾经的主人顾大申，我们只知道一些大概情形。所幸《顾大申自订年谱手稿》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6）尚存天壤，为我们了解顾大申的生平、怀抱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。

这座园林的前身，可以追溯到宋代朱之纯的谷阳园，年代久远，其中详情已不可考。醉白池中的“乐天轩”，据介绍就是谷阳园、文澜堂的旧址。乐天轩的前面，就是董其昌的“挂瓢山房”，又叫“四面厅”，前面有棵香樟已经近三百年了，香樟树的前面就是睡莲丛丛、雕廊半绕的醉白池。关于顾大申与董氏家族这处园子的关系，年谱手稿有简单的记载。康熙五年（1666），经历了一场大官司的顾大申“以七百金购董氏别业，移居尤墩，有终焉之志”。那么醉白池原址应当是董氏别业，不仅仅是董其昌觞咏处。又过了两年，大申的两个儿子“购徐氏西余草堂”（“余”字，释文误作“余”字）。康熙十二年，大申补授洮岷道，作《得补后儿子勉之南归寄讯亲友》，有“重来东省惭微禄，悔别西山忆敝庐”句，注云“予卜居西余，有西峰草堂”。西峰草堂当即西余草堂。顾氏家族另有一处田宅，后来成了云间试院。

顾大申一生仕途倥偬，三十三岁中进士，年且五十犹辗转郎署，故时人戏称之“十六年老部长”。其自作诗云：“若问起家诸执戟，微臣已是鲁灵光。”不无冯唐白首之叹。他所任职

的部门，不是翰林院那样的美差，皆是与百姓有关的水利、芦政一类的繁杂事务。三十八岁时，大申以工部屯田员外郎的身份治河夏镇，不料此行却惹出了惊天的官司。大申在任，筑韩庄堤，筑夏镇城，修两河书院，赈济灾民，是个实干家，但也得罪了一些奸猾胥吏。他的前任官员常锡胤贪利残忍，三年之间“杖毙五百三十余人”，其所任用之人咸不得志，遂执意报复大申及夏镇民众。出面的是夏镇小民涂弘德，给大申所加罪名是贪赃四十余万两银子以及谋逆，而常锡胤则在背后暗中打点满汉堂官，被牵连的有二百二十余人。被逮时，大申囊中不足十金，自己感觉“生理尽矣”。这也是清代一桩较早的文字狱，大申亲友多因诗歌酬唱而受牵连。《年谱》云：“……其诬上元挟妓也，则以《赠悦九》诗一篇证；其诬歃盟通贼也，则以《上巳大会》诗一首证；其诬截流阻漕，则以《冷然阁》诗一首证。”而首告者则完全不解诗意。这场审讯一直持续了四个月，最终奏告叛逆等项皆属失实。幸亏大申“素履无玷”，否则断无生理。对于当地民风，大申赞叹道：“丰沛遗墟，不独匹夫慕义，其妇女亦慷慨知大节焉。”读年谱中这一段记载，简直就像一段电影中的蒙太奇，大申叙述一段自己的经历，再叙述一段听闻得来的小人奸谋。这件事一方面说明当时官场延续了明代以来的诬告之风，环境极为恶劣，一方面也对大申的仕途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后来他屡屡欲归家养亲，实已厌倦了仕途。

古人自撰年谱，每每为了剖明心迹。若郑鄮自作年谱在于洗雪奇冤，姜琛则不忘故国，大申的年谱除了自叙生平，还有暗示后人的用意，故而不回避家庭内部的伦理纠纷，为后人了解明清之际的家庭伦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。康熙二年（1663），大

申北上赴任顺天通判，其母有一段伤心之言，说到顾家上一辈兄弟不睦，希望大申能够视弟如子，始终友睦。大申之母溺爱幼子，其弟骄纵异常，赌博、饮食、声色皆追逐之，身染脾疾，一勺药要配上一二两土马参，身体稍稍好一些，便要呼卢喝雉。当大申落难时，其弟不仅不施以援手，反而不善待子侄，大申依然宽容以待。他在年谱中说：“已上数条，似不宜暴弟之短，盖欲垂之家乘，训我后人父母者，当迪子弟以德义，勿使骄纵，自夺年命。为子弟者，宜敬长慈幼，无即恚淫，以保世滋大也。”这虽是常语，也可以见出明清之际孝道之下的一种兄弟关系。然而在大申诗集中，却完全是一派兄弟弟恭、诗酒酬答的雍和气象，不读年谱完全看不出兄弟一伦下隐藏的涸流。

关于顾大申的求学经历以及交游，年谱涉及的内容也很丰富。松江为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，但是蒙师的水平却让人不敢恭维，捣浆糊的不少，有的喜欢嬉戏，有的喜欢打人，让他受益的是那位让他背书背上四十遍的老师。大申以诗名，但是年轻时缺少良好的诗歌教育，往往“触手信心，未窥堂奥”，进京为官后与同郡宋征舆、王广心、朱绍凤等人朝夕切磋，又得益于宋氏的指点。其存世诗歌，均作于入京为官之后，最出色的是那些羁旅行役之作。若“地随胥亢依山尽，河控桑乾入塞来”一类诗句，深沉悲壮，气脉沉雄，《清诗别裁集》以为可以接武陈子龙，并非过誉。其所结交的友人，有同郡友人，也有当时的名流，若龚鼎孳、周亮工、施闰章等人。其母去世时，京师吊客多达四百多人，大申颇以此自得。康熙十二年，大申将赴任陇西陕西洮岷道金事，朝士赠诗有二百多首，为深通治河却官运不济的诗人叹惋不已。

这部年谱手稿，也记载了一些易

代之情形及南北交通的日常琐事。比如关于吴三桂降清的传闻，松江一郡抵抗清军的过程，“奏销案”发时三吴官员的人心惶惶，与家人逃难时舟覆落水的窘况等等。当时南北交通主要靠水路，年谱对此多有记载。顺治十二年夏天大旱，“黄河水流一线”，大申北上复命，路经宿迁陆家墩，要一二千人挽舟而行。康熙六年再次北上，淮黄泛滥，拉船的纤夫“没波涛中，浮沉如鬼雁”，风雨大作，小船几乎倾覆，十分凶险。这年冬天南下，遇上大风雪，“抵归仁集堤，长河阻之，雪积二三尺许”，而渡河的船夫傍晚回家了，找不到人，最后找到一艘草船才勉强过河，而“堤脊如剑，冰滑雪深，数仆数起”。文字颇有小品风味，那种感受却如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。

大申的生卒年，历来无考。自订年谱起于天启三年，四岁，则其生于1620年。据《甘肃通志》，大申于康熙十三年到任，次年即有新官接替，则其当卒于1674年或1675年，写完年谱不久就去世了。他的一生劳劳碌碌，甚少享受园林之乐，算起来只有丁父母忧的四五年时间住在家中。黄之隽《醉白池记》说：“窃谓园池亭榭，惟富人力能有之。然贵人往往牵率仕宦，不能一日享林泉之娱。”大申并非贵人，驱驰王事而不暇，虽然仰慕白乐天，却并没有实实在在地享受过“林泉之娱”。大申死后六十多年，此园已经数易其姓，归于娄县顾思照，文酒颇盛，“浩歌长吟，声闻于野”。顾思照歿后，又数易其主，嘉庆末年为育婴堂征租所。一座园林的兴废，往往与历史的盛衰连在一起，也与园林主人的命运连在一起。相比醉白池已基本不存的古建筑，顾大申要幸运得多，其人虽逝，而诗集、绘画以及这部年谱手稿至今仍被人赏玩和阅读。



春晓（国画）

宋 华

农历丙申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下午三点，当我在福建省立医院拿到增强核磁共振的片子，看到报告单上写着“肝右叶后段占位性改变，可能是原发性肝癌”时，我是平静的，没有恐惧，没有慌乱。

我不打算在那个时候告诉我的家人。那天从医院回家后，女儿问我，你刚才去哪里了，我说去“省立”呀！又问去干什么，我说去拿片子呀！又问片子呢，我说没有拿到。又问为什么，我说他让我下午三点去，我到那边已过了三点，没人了，你要知道，明天就是大年三十。女儿不吭气了，妻子却嚷了起来：不对，他进门时有一卷东西拿进来的。话音未落，就闯进我的书房翻了起来，于是翻出与增强核磁共振片放在一起的那张报告单。

沉默，无语，气氛有点肃穆，而且阴郁。

我对妻子和女儿说：“要过年了，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，不要再对别人说。”就像原先不想告诉家人一样，我更不想让亲朋好友在新春时节牵肠挂肚。

外甥与我们一起吃年夜饭。外甥女、外甥女婿是吃了年夜饭后带着孩子一起到我这里来的。老家的晚辈都先后挂电话来拜年，过了大年三十，我就七十岁了。我与各地的朋友也电话往来不断，春晚只是一个背景色。外甥和外甥女说他们一起办酒席为我祝寿，我说这顿饭必须由我自己请，以后你们会知道的。

侄儿一家三口年初一下午五点多从绍兴上车，晚上十一点多到我家。初二晚上去聚春园，四个小家庭合在一起，总共十三人，花了三千八百元，

人生犹如豆荚

宋志坚

酒水不在其内，这是我这辈子请客最闹气的一次了。孩子们为我敬酒祝寿，行酒至半又开始手机发微信、抢红包，侄孙女和小外孙更是活跃。初三下午由外甥女、外甥女婿为侄儿一家送行，临行前我对侄儿夫妇说，你们这一趟来得很值，以后你们会知道的。

初六上午，带妻子与女儿去我家附近的老年医院。妻子有心脏病，这几天精神压力很大，嘴唇都发麻了。老年医院如今格局大变，我带她们去熟悉一下环境，以备“心梗”之急。

直到正月初九，外甥打电话来问女儿什么时候去北京时，才知我已住院，他搁下电话就去找外甥女，两人一起赶来医院。自此，我操心家，外甥一家也一起为我的事操心、奔忙。

整个春节长假，我也没有让自己闲着。从大年三十起，我就开始串读一部年前接受的书稿。书稿的纸质文本还没有送来，但已经接手的事情得赶紧做完，只好串读电子文本，有什么改动或疑问，都在电子文本上批注。大年三十那天，东北一家杂志的老编审发邮件约我写一篇文章，我答复说，“看看吧，不知这段时间是否做得来事”，因为不知隐情，他又发邮件过来

说：“时间宽裕啊，2月15日左右完稿即可。”书稿审阅基本就绪，我才回复他说，或许可以见缝插针。这篇约稿就在我住院前一天完成。余下的时间，我读完了《资治通鉴·晋纪》的最后一篇。

手术之前，我还断断续续看完了陈仁鉴儿子托朋友转给我的《陈仁鉴戏剧精品选集》。

我并不想显摆自己是“春蚕到死丝不断”的春蚕。我只觉得，这样做能使自己活得充实，而且不会总是想着“肝癌”二字。

人生犹如豆荚，长短不由自己，但求节节饱满，这是我在“鬼门关”前的感悟。

手术之后，负责14病区的周松强医生把准备做病理切片的肿瘤给女儿看了，他说：一看就知道这是恶性肿瘤。在老家的外甥女也是从医的，得知这个信息后，叮嘱女儿要与医生串通对我隐瞒病情，结果还是被我看出破绽，女儿这才对我说出实情。我知道，有许多癌症患者，其实就是被吓死的。老家的外甥女和大姐一起来看我时，我笑着对她说：你太低估你舅舅的心理承受力了。我还把女儿拍下

的那个“病理切片”发给朋友，说这是我从“鬼门关”前带回来的旅游纪念品。

我从二十八岁那年开始得乙肝，前后反复长达五年，几乎改变人生轨迹。五十岁那年过生日就说已经“保本”，以后就过一年“赚”一年了，迄今已经“赚”了二十年。有着这段历史包袱，对于这次突然降临的不幸，自以为心态不错。

我的体力恢复算是快的，超过我自己以及我的许多亲友的预期。

第一次复查后，我就恢复每天早晨去温泉公园散步了，白天还能半躺着看书，看项星耀翻译的《往事与随想》，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世界名著，是老项在二十多年前送给我的，我到此时才能静下心来拜读。

第二次复查后，我就能骑着自行车去我退休前供职的出版社和去医院了，每天也有五六十分钟能在电脑前读《资治通鉴》的电子文档并阅读笔记。我从去年开始做这事，我想读完这部书，且一直在写《资治通鉴》的阅读笔记。

第三次复查后，知道我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，出版社的总编打电话与我商量，能否帮他们终审吴怀祺教授主编的一套统编《中国史学思想史会通》的专著，我欣然接受了，而且接连四五十天全力以赴。

是的，即使是数年生余也绝不虚度；即使是“引体向上”的最后几下也要尽心尽力。

还是那句话，人生犹如豆荚，长短不由自己，但求节节饱满。

从宿舍走到学校,会经过平野神社的樱苑,是京都的赏樱名所之一。内中遍植各种樱花,并培育出了新的品种,如“寝觉樱”、“衣笠樱”等,在别处罕见。我很喜欢“寝觉樱”这个名字,有名花刚睡醒的慵懒风情,跟苏轼描写海棠的那句“只恐夜深花睡去”,正好相映成趣。三月底,气温突然一下子升高到二十多度的那天,终于等到寝觉樱初开。此时新叶早已长出,浅白的花瓣掩映其间,好像终于从慵懒中朦胧醒来,让看花的人也觉眼前一亮。

樱花季的时候,我几乎每天都去散步一回。樱花的花期短暂,同一株树上的花同时盛开,又同时凋零,从盛放到落尽只有短短数日。而即使同一株树上的樱花,前一天去看和后一天去看,感觉也大不相同。眼见花瓣凋零,新叶萌出,变化之速之大,就好比人永远不可能两次渡过同一条河川一样,也不可能两次见到同一树樱花。落花如逝水,看的时候只觉得无限悲哀。

周六下午,我在看花的时候,听到身旁有日本女生对她的同伴说:“樱花好香啊,真好闻。”我转过头,见她的同伴很用力地点头,说“是呐”,露出一脸开心陶醉的神色。我当时很诧异,在我的概念里,樱花是一种谈不上有芳香的花卉,跟“海棠无香”是一个意思。于是也凑近了闻,仍旧不觉得有什么花香。回到宿舍以后,对着植物资料,辨别樱花不同品种的區別。有一种“大岛樱”,日语WIKI的描述是“花瓣白而大,五出,具有淡淡的芳香”。我觉得很好奇,后来每次看到不同品种的樱花,不仅拍照,还必定要闻一下香气上的区别。我自己的体会是,所谓大岛樱“淡淡的芳香”,实际还是一种植物的清香,而花朵本身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花香。

和日本朋友下村同学聊起“樱花到底有没有香味”,他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,后来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,认为樱花的香气,可能还是在叶子上,因为日本人喜欢把樱花和樱叶做成点心,所以才会先入为主,产生一种樱花很香的错觉。这个解释没什么信服,我自己闻樱花,也觉得并没有什么香味,倒是包裹在樱饼外面的盐渍樱叶,尝起来有清香的味道。

中国古代因为没有赏樱的风俗,所以在古籍里,“樱花”即“櫻桃花”,主要还是作为果树,而不是像日本一样,着重培养赏花的品种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里提及櫻桃花,称其“春初开白花,繁英如雪,叶团有尖及细齿”,描述其花叶的特征,观察相当仔细,唯独完全不提及櫻桃花的香气。可知在李时珍的观念里,樱花是不具备香气的植物。而到了明末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里,则成了“春初开白花,繁英如雪,香如蜜,叶团有尖及细齿”,在袭用李时珍的文字之余,又特地补上了“香如蜜”,认为樱花具有香味。唐人李德裕《峡山亭月夜独宿对櫻桃花有怀伊川别墅》中的“风静阴满砌,露浓香入衣”,以及温庭筠《二月十五日櫻桃盛开》“影乱晨飏急,香多夜雨晴”,都在诗句中提及了樱花

杨月英

樱花的香味

的香气。又有陆希声的《含桃園》“小圃初晴雨露光,含桃花发满山香”。“含桃”是櫻桃的别称,所以“含桃花”亦即櫻花。这句诗实际上是在描绘櫻花盛开的时候,满山都能闻到香味的感觉。

可知对于櫻桃花是否有香气,古代人也有着不同的看法。如果说櫻花并没有花香,那么,这些古代文人在提及所谓的櫻花香时,他们想要描述的,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香气呢?这是我阅读和櫻花有关的古籍时,颇感好奇的一点。

四月初的时候,早櫻已经开始凋落了。我散步走累的时候,坐在堀川的岸边休息。堀川流经二条城前,岸遍遍櫻花,风景很好,是闹中取静的所在。有人坐在岸边聊天,也有人散步经过。我坐在櫻花树下,读随身带着的书。一阵风吹过,樱花瓣飘落在书页上,衣服上,空气中飘来植物的香气,闻起来依稀有着似曾相识的模糊印象。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香气呢?我回忆了很久,直到天色渐暗的时候,终于想起来应该怎样描述这种香气。《红楼梦》中,香菱论起花香,认为:“不独菱角花,就连荷叶莲蓬,都是有一股清香的。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,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,那一股香便是花儿都好好闻呢。就连菱角、鸡头、芡叶、芦根得了风露,那一股清香,就令人心神爽快的。”

櫻花虽然本身并没有花香,而在春风骀荡的天气里,一阵风吹来,植物的气息混合着春天的感觉,会产生出这样一种“得了风露,那一股清香,比花都好闻”的味道。我因此想到古诗文里那些描述櫻花香气的句子,就觉得很温柔。这大概是细心敏感的人,才会写到笔下的香味吧。

把最好的留作种子

高明昌

最近，家里的蔬菜断档了——青菜、

大白菜、蓬蒿菜、芹菜，都过时了。时令就是命令，这是真的啊！现在的菜园里只留下一种青菜，样子有点怪：颜色偏淡，个子偏高，菜干细，菜板窄，菜叶很少，长着长着，越来越像雪里蕻。母亲说这是高温菜。二妹不喜欢吃，理由是过于清淡。淡，就加点盐？母亲说咸淡是骨子里的，盐的咸，不一样。我们还是吃了，还陆陆续续吃了两个星期，因为没有其他菜吃。吃多了，突然觉得好吃了——吃菜，有时就是吃个感觉吧。

两个礼拜以后，高温菜也长出了菜蕻，就又开始吃菜蕻，吃了一个星期，越吃越接近青菜的味道，真的喜欢了。菜蕻越长越快，越长越细，差不多两尺高了。黄色的花朵像一面面小黄旗，啦啦啦地飘拂着。母亲挑菜时，是将菜蕻的头拗断了几截后，再剥掉菜干的皮，才烧煮的。最小的姊妹建议把最南首的几棵高温菜吃掉，那几棵菜长得又高又大又粗又好看。母亲说不可以的。为什么呀？母亲淡然一句：留种！留种就留别的吧，反正一样是菜。母亲的脸严肃了，口气硬了许多，说：不一样的，留种必拣最好的留，否则明年种出来的菜不像样子，吃巧的还是自己。

留种要留最好的，这种事情，我小时候就见过。生产队每年要留好几亩的稻种。生产队长一个人先兜田，观察、确认哪块田里的稻谷好做种子。看好后，他还要邀请几个老农一起去看，这些老农里面有一个是我的爷爷。爷爷去了，撸起一把稻谷，放在手心，在手心掂了又掂，鼻子嗅嗅，横着竖看，看谷粒大小，看颜色，看稻秆，看稻叶，也看稻根，最后点点头说这可以留种。大家有共识以后，队长说那就定了，然后要求放水员注意水头，注意天气，注意日期，注意时辰，一句话，就是关照好稻田。种粮不是用来吃的，是用来种的，但最

后还是用来吃的，所以重要。

生产队农作物的留种是大面积的，需要大的神思，所以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考察。家里呢？家里用作下一年播种的土豆也是千挑万挑的。土豆开吃时，母亲已经将土豆一只只地理了一遍，那些颜色黄澄澄的，长得椭圆形的，疙瘩比较少的，比较均匀的，大小差不多的，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了。篮子是晒过的，还垫了一层土布。天好时，母亲会拎出来让土豆见见太阳。母亲说，这样，土豆就不霉、不烂，埋在土里出芽率就高，明年的土豆长势就好，收成也就高。所以，平时吃的是母亲挑剩的土豆，我们也没有怨言，因为明年依旧要吃土豆的。

莴笋是最早能够接上档的蔬菜。过几天，莴笋就要好吃了。母亲说，即使留的是最好的莴笋种子，比如绿肉头莴笋，明年种出来的莴笋，绿的程度也在减弱，肉头也在变硬，个子也在变矮，总之长相在差，吃口在退化——假如不留好的种子呢？母亲留莴笋种子的办法真的很用心，她怕我们挑莴笋时误挑掉，所以专门给留种的莴笋扎了根红线，我们去田里挑莴笋时就看到了。这些扎红线的莴笋，叶子清亮，根矮壮，皮色碧绿，像受到了母亲最高规格的礼遇。

留下最好的种子，会吃到最好的蔬果，这个道理非常简单，做起来却有点麻烦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们吃的甜瓜，种子都不是去镇上买的，都是母亲亲自留种的。母亲种了六七种甜瓜，大热天里可以轮流品尝。我们吃时，母亲会问，哪个甜？哪个爽？哪个脆？再根据我们说的把瓜籽留下来，用清水冲洗后晒干，然后用纸包好，再叫我二妹写上名字，最后放进塑料袋，扎好袋口，藏到只有她知道的地方。我真的不知道写什么有什么用——母亲不识字的，却好像从来没有搞错过。为什么？想来是母亲的心记比我们好，什么瓜什么籽，什么籽什么瓜，心里记得才是真的记着。